

北鷗主編

自由中國叢刊之一

郭沫若著

文藝與宣傳



自由中國叢刊之一

文 藝 與 宣 傳

郭沫若著

廣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

目 錄

- 文藝與宣傳……………一
- 魯南勝利之外因……………六
- 日寇的殘酷心理之解剖……………一一
- 紀念台兒莊……………二一
- 把精神武裝起來……………二九
- 把有限的個體生命融化進無限的民族生命裡去……………三六
- 來他個「四面倭歌」……………四五
- 抗戰來日寇的損失……………四八
- 抗戰與文化問題……………五九

文藝與宣傳

——為慶祝「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今天宣佈成立，這個可慶賀的事件不僅向我們告白了中華全國的文藝工作者為共赴國難而精誠團結了起來，同時也把文藝的本質昭示着了。

「文藝的本質就是宣傳」，美國作家辛克萊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在平時頗有一部分人不肯相信，甚且加以抨擊，但到了戰時却愈見顯示着是道破了一片真理。事實是最好的證人。我們試把「八一三」抗戰以來的我國的文藝作品來檢討一下，便可以知道整個文藝界的動向和文藝的本來面目。

自「八一三」抗戰以來，中國文壇上所出現而最受歡迎的，大家都知道，

是抗戰詩歌，抗戰戲劇，抗戰雜文等等。凡是能夠集中力量於抗戰有益的文藝部門和作風，大率都受着了鼓舞，而於無形之間有趨於統一的傾向，其在一兩年來曾經風靡一世的所謂幽默小品和反差不多運動，倒反而消聲匿跡了。

主張幽默小品和反差不多運動的人大率就是反對文藝之宣傳性的人。其實所謂幽默小品與反差不多運動本身，又何嘗不是一些宣傳呢？它們是在向人宣傳着爲文藝而文藝，向人宣傳着「度越流俗」的生活。這在平時，在鎮定與情和維持偏頗的統制上自然有相當的效果，但到了戰時，尤其全民族爭着生死存亡須當統一的時候，便不能適用。這是一個時代的結論。

真的，無論你是贊成或反對，文藝總不外是宣傳。這道理連我們古代的哲人也是早被道破了。古人說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我們如把它翻譯成現代語，便是，「宣傳如不用文藝的方式，便不能夠深入而普及」。

但文藝是宣傳，這是所謂「實如」(Soll)，是事實；而宣傳當切於人生，則是所謂「當然」(Sollen)，是價值。價值是須由人力來創造，來策進的。我們既經知道，在抗戰期中，凡能集中力量於抗戰有益的文藝部門和作風，大率都受着了鼓舞而於無形之間有趨於統一的傾向，我們便當策進這種傾向，使之愈受鼓舞而實行統一。因此我感覺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之在今日宣告成立，實在是適合時宜而值得慶賀的事體。

作家們的意見和流派：素來是不易統一的，如今藉着抗戰的旋風像海嘯一樣把他們統一一了起來；這實在是國家民族的福利，也就是抗戰對於國族的一項賜與。統一就是力量，以前作家們個別地活動着，每每有感覺着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時候，而且個別的無統制的活動，有時雖能相生，有時亦往往相殺，現在經過了統一，以集體的力量來推動有統制的企畫，那必然地是要收到事半功倍

之效的。

然而僅是形式上的統一却無濟於事，爲要使這個協會具有着真實的力量，在精神上作家們的精誠團結固是必要的條件，而在物質上使協會本身能夠具有着雄厚的經濟基礎，倒應該是更必要的條件。就同給近日在進行着保育兒童贖金一樣，我們似乎應該來一個文藝贖金，或者由政府來加以保護，每月對於協會給予以若干的津貼。姑且假定爲每月二十萬元吧，由這二十萬元的保護費所產生出來的文藝軍，我相信那力量決不亞於武裝同志之一個軍團的。

作家的生活須得保障，作品的出版須得保障，出版品的流通也須得保障，在在都非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不可。有了經濟基礎，然後一切實際工作才能得到開展。到那時再來一個統籌全局的詳細的計劃或一年計劃吧。到那時我至少想向協會提出一個建議，就是把「八一三」以來的抗敵戰史從速編製起來。這須要

有廣泛的作家的動員，廣泛的材料蒐集，整理，編製，而且還須要有廣泛的流通——不僅要普遍地流通於全國內，還要普遍地流通於國外。這是對於全世界乃至對於千秋萬世後的一個偉大的宣傳，這個事業是值得協會來舉辦的。

魯南勝利之外因

只要抗戰繼續，我們便已經走上勝利的途程。因為持久抗戰的結果，必然消耗敵人，增加敵人的困難，終至於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只要是在繼續抗戰，則在抗戰的途中雖有一時的成敗利鈍之不同，而整個地是在向着最後勝利的目標邁進。

勝利或失敗，必有其在我者的內因，與在敵者的外因存在。內因與外因相推相蕩，而後形成爲勝利或失敗的綜合的結果。這種因素的分析，可以使往後的抗戰得到指示，而促進最後勝利的到來。古人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者，大約也就是這個意思了。

最近臨沂臨城等地的連捷，使我全國軍民均振奮了起來，真真是可以慶賀

的事體。我國之所以獲得了目前的勝利，自有多數的內因，例如，團結加強，指揮統一，戰略之配合得宜，將士均忠勇聽命等等，論者多已側重於這一方面加以敘述。我現在却想從敵方求索其於我作戰有利的外因而略略加以分析。

一、篩出無名，敵兵厭戰——敵人自發動侵略戰以來，已九閱月，所有調遣來華的軍隊，多係後備兵與預備兵，對於戰爭之目的不明，本無充分的敵愾。在第一期作戰中復遭遇我堅強的抵抗，傷亡二十萬左右。敵雖賴軍械較優，獲得了初期的勝利，而戰爭之結束遙遙無期，出征兵士，欲歸不得，日日受死的威脅，自必起心境之頹喪，而馴至厭戰。第二期作戰以來，敵軍上下均驕奢淫逸，軍紀蕩然，便是這厭戰心理的表現。

二、戰線延長，兵力分散——自我南京杭州及山西之太原臨汾失陷以後，戰線延長，敵軍分裂成爲多數單位，力量已稀薄化，而增援復不易，滿洲敵軍

已被調遣入關者有十分之七，餘數自難再行徵調。由敵本國再調遣新兵來華時，則只好增進敵人財政上的困難，並加緊國際間壓力比重之改變。這在敵軍首腦部，自然是要加以深長的考慮，而不能不躊躇的。

三、牽制甚多，不易集中——同時因戰線延長之故，我軍於全線上均有重兵扼守，以牽制敵人。尤其江南一帶，我與敵抗拒之兵力特別雄厚，敵人自不能不於南京蘇州等地採取守勢，不敢輕易將兵力調動以增援其作戰不利之據點。又因敵已深入，後方增多，而我游擊細胞復四處活躍，將主要交通線破壞，使敵進為兩難，化成為海洋中的羣島的形勢。

四、士兵譁變，不願出征——近來敵國內部屢有出征軍士譁變之舉，發難是在東京附近的重工業地的川崎，繼起則日本北部及大坂神戶一帶均有響應。這種情形對敵軍首腦部自是重大的打擊。敵軍首腦部所最畏懼者，即是反戰運

勵，凡有反戰傾向或嫌疑的智識份子，自戰爭發動以來，遭逮捕者無慮已近萬人，然而反戰形勢却愈由底層透露出來，將要像達到活動期的火山一樣猛烈地爆發了。有此，於派兵增援上，尤其不能不發生躊躇。

以上為敵人軍事上的主要的弱點，而同時便是於我作戰有利的主要的外因。這些外因，並不是一朝一夕所成，而是我九閱月間的堅苦抗戰所必得的結果。這結果隨着戰期的愈見延長，戰地的愈見加廣，是只有愈見增大的。在敵人方面，不僅無法解除它目前的困難，而且只有日見增加它的困難。因此，我們在獲得了目前的勝利時，我們對於目前在前方浴血苦戰的將士自當致敬而盡力慰勞，而對於前此九閱月間在各戰區內傷亡的將士及曾經參加作戰的一切武裝同志，亦當同樣的致敬，而對於其家屬或本人盡力地慰勞，尤其在保障將來的勝利上，我們是應當加強我們的內因，以前仆後繼之精神，踏着將士們的神聖

的血跡，而勇往直前的。

四月五日晝

日寇的殘酷心理之解剖

自從「廣瀨橋事變」以來，日寇的大規模的侵畧激起了我們的神聖的全民抗戰，到現在已經快九個月了。以去年年底爲界限的第一期抗戰的半年中間，無論在那一個戰區，或非戰區中，日寇都表示盡了它的慘無人道的狼心狗肺。他們對於我們無防禦的都市，無武裝的逃難的老弱婦女，任意施行轟炸。把我們多少有歷史的優美的城市炸成爲了一些瓦礫場，把我們多少可憐的酷愛和平的同胞炸得來血肉橫飛，肢體異地。記得去年上海先施公司被炸的時候，有一位年紀青青的母親被炸死了，手裏所懷抱着的孩子只剩下兩隻腳。這樣的悲慘是令人目不忍觀的現象。像這種悲慘的現象，凡是被日寇轟炸過的地方，隨處都是有的。

跟着年頭的改換，戰爭已進到第二期，日寇的慘無人道是更加露骨了。日寇的出征軍隊，上面官長，下面士兵，都把他們的兇惡的強盜面孔完全表露了出來。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甚且鬧到了殺人比賽的地步。就拿姦淫來說，觀衆已委實令人傷慘。八十歲的老媽媽，八九歲的小娃娃，都難逃他們的魔手。而且姦了之後還要繼之以殘殺，殺了之後還要繼之以死後的爲口舌筆墨所不能形容的侮辱。誰無姊妹，誰無姑母，誰無兒女，凡是中國人，我相信這恥辱是深深地銘刻進了我們的肺腑的。

比這姦淫擄掠更進一步的大規模的殘酷獸行，日寇也在企圖中，而且公開地傳播出來。根據中央社由徐州發出的二十二號的電報，說是得到天津方面的確實的消息，日寇在山西屢次失利，深受重創，又因河北山東山西各處的游擊隊甚形活躍，因此決心要施行毒辣的報復，打算用幾十架飛機，飛到山西陝

北各地去投擲細菌彈，要把各該地的人民和軍隊全盤消滅。前兩天第八路軍朱彭總副指揮有「請全國全世界人民抗議敵人暴行，以防毒防疫物質幫助晉陝軍民」的通電，也說得三月二十七日天津的確實消息，日寇決計要以飛機百架飛向陝北，向幾十縣的軍民施放劇烈性的傷寒病菌，打算把陝北的幾千百萬的的男女老幼的生命一網打盡。

日寇的殘忍實在是無所不用其極。這極端殘忍的手段，爲日本的狂暴軍部所採用，不用說是想用來殲絕我們的種族，滿足他們的併吞中國野心。然而我敢於相信，這種極端殘忍的手段，只有愈見加強我們的團結和抗戰力量，愈見增厚國際間對於我們的同情與援助，因而也就是愈見促進日寇的崩潰與滅亡。這是我們的信念，同時，日寇的慘無人道無所不用其極的心理正是這種信念的保障。日寇的殘酷心理是值得我們來加以分析的。

我們要曉得日本的狂暴軍部已經鬧到了脚忙手亂的程度了。他們侵畧中國的野心，本來是已經懷蓄了幾十年。他們的最高的策畧是想「以華制華」，就是讓中國人自己打，用中國人來打中國人。然而中國民族並沒有他們所估計的那麼「劣等」。自從「九一八」滿洲事變以來，隨着日寇的加緊侵畧，中國內部也就正比例地加緊團結了起來。在他們看來以爲是決難團結的黨派，然而在民族國家的危難之前，把一切過往的糾紛完全解消了，親密地指起下來，完成了有多樣性的統一。這統一就像一幅光彩陸離的油畫一樣，表示着有無限的魄力。日寇是因此感受着了威脅的。它看得最清楚，他知道中國內部如一團結了起來，那力量是不可輕侮的，會使他們的所謂「大陸政策」澈底遭受打擊。因此日本的狂暴軍部也就決計發動了自盧溝橋事變以來的大舉的侵略。這侵略，論理已經就是表現着日寇之脚忙手亂的。因爲它是怕中國的統一加強了，以後沒

辦法，所以要趕快地下手，來一個先發制人。這在他們發動了戰爭以後所號召着的戰畧上也是表現得很明白的，便是所謂「速戰速決」。他們是想在短時間之內把戰爭結束起來，發動了多量的海陸空軍，用盡了各種的利器，想要很快地使我們「屈膝」。故爾在第一期作戰期中，日寇的殘暴雖有計畫的有企圖的，是在執行他們的「速戰速決」的戰畧。

日本軍閥爲什麼要主張「速戰速決」的戰畧呢？這理由是很明白的，因爲他們也知道侵略戰爭是一種危險的投機事業，他們是冒着絕大的危險來幹着這一投機事業的。日本本來是外強中乾的國家，無論在他們的國內和國外都有嚴重的危機潛伏着，如在短期內冒險成功自然是他們的福利，假使戰爭一延長了，那是要使他們的國家忘掉它的存在的。然而日本軍閥的這一戰略也因遭受了我們的堅決英勇的抗戰而完全失敗了。戰爭一發動了起來，一直沒有中止的可

能。截至去年年底爲止的六個月的第一期作戰中，日寇的一切損失已經超過了日在俄戰爭時的損失的兩倍。據最近日本政府向議會上的報告，截至去年爲止，單在軍隊的損失方面，士兵的死傷者合計有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人，官佐的死傷者中，中少將五人，大佐十三人，中少佐百人，破壞了的軍艦有十三隻，損失了的飛機合計三百八十七架。這數目是決不會有誇張的，此外它的槍械彈藥的損失自然是不計其數。軍事上的損失已經有這樣的嚴重，其他經濟上的損失，產業上的損失，也有同樣的嚴重，更是不言而喻的。

「速戰速決」的戰略既經失敗，日寇也就迫不得已和我們作持久的戰爭，傾它的國力來和我們作生死存亡的搏鬥。第二期作戰以來，日寇的主要目的在東戰場是想打通津浦線，在西戰場是想囊括山西，切斷隴海的交通，然而戰爭了三個月，敵人不僅沒有達到目的，並且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最近山東方面，

臨沂的勝利，臨城的勝利，給予我們的記憶，還是很新鮮的。我們把敵人所稱爲最精銳的第五師團和第十師團幾乎全部消滅了，這是使敵人愈見要腳忙手亂的。「速戰速決」的企圖變而爲「難戰難決」的苦境了。在這兒日寇在第二期作戰中更加露骨的慘無人道，可以得到正當的說明。那可以說明爲是自暴自棄的心理表現。

在第一期作戰中日寇的殘暴是有計畫的，有企圖的，目的就在「速戰速決」，想以極殘酷的手段來廣泛地威脅我們，使我們早早「屈膝」。然而這有計畫有企圖的殘暴只激起了我們全民族的敵愾和全世界的義憤，使敵人的困難愈見增加，敵人在潛意識中是已經達到了瞭然自失沒有辦法的境地了。因此在第二期作戰中的敵人整個是受着了死的威脅的。據俘虜兵的談話和陣亡了的敵兵日記看來，他們的心境都非常慘淡，以爲到了中國是只有死，沒有辦法再回到他

們的本國去了。受着這死的威脅，在侵略戰爭中又尋不出死的價值出來，而戰爭的結束更遙遙無期，這必然地是要引起心境的頹喪，厭戰的心理是必然要發生出來的。然而勇氣不足，不能使這厭戰的心理轉變為掉過槍口的積極的反抗行動，更必然地要流而為享樂主義。敵寇的姦淫擄掠，不守軍紀，便是這種消極的反抗心理的表現。

打算施放徹菌彈，同樣也是自暴自棄的心理表現，敵人是關到了毫無辦法，故爾甘冒世界的大不韙，以它整個民族的名譽來作孤注一擲之舉。敵人的脚忙手亂的情形快要表現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了。日本的狂暴軍部要走到這一步田地，也是事理之所必然。作戰以來，敵兵的死傷已經在二十萬人以上，由這二十萬人的死傷者，在他國內所引起的社會悲劇是可以推想得到的。日本的社會是以小家庭組織為基礎的，男子自三十以上大抵成家立業，有了妻室兒女。日

寇此次的用兵多徵調後備兵和預備兵，這些多是三十以上的人，一有傷亡，他們的家族便受着致命的打擊。故爾前方的反戰情緒必然地要和後方的關聯起來。近來日本國內的反戰情緒日見高漲，反戰的知識分子遭受逮捕的已經有七八千人。日本的反戰作家鹿地亘氏日前來滬，據他說來，「今年二月間曾得一佳音，即在川崎已發生一士兵譁變案，其意義甚為重大，川崎一帶，乃日本重工業之心臟部分，該地人民在歷史上迭有解放民族之運動，故此大譁變，確為全日本之警鐘，本人預料繼此案後，必有反響，果然不久在日本北方一帶，神戶大坂及其他各地，屢屢發生兵變事件，由以上情形觀之，相信日本人民反戰運動之轉機已至，短期內必有驚人發展」。這不用說是使日本軍部最頭痛的事件，他們是受着反戰心理之內外交擊的。爲着要想亟於解決這種進退維谷的困難，所以想要施行最殘忍的手段以逞快，瘋狂的日寇是不管相符的已經發了瘋

了。

我們明白了日寇的殘暴心理本是它快要走到末路的表現，我們便應該加緊我們的團結，來促進敵人的沒落。敵人的「以華制華」的政策早經失敗了，然而它並不會放棄，在它的軍車陷到了「難戰難決」的今日，它的離間工作又加緊起來了。我們要提防它，不要作無謂的鬩牆鬥爭，墮入敵人的奸計。

一九三八年三月卅一日漢口

紀念台兒莊

「台兒莊當面之敵，經我軍於六日夜開始總攻，內外夾擊，敵尙據險頑抗，肉搏相持，戰況之烈，空前未有。迄今晨三時，敵彈盡援絕，全綫動搖。我軍士氣益振，乘勝進擊，將敵一舉聚殲，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敵死傷兩萬餘人，我繳獲步槍萬餘枝，輕重機關槍九百卅一挺，步兵砲七十七門，戰車四十輛，大砲五十餘門，俘虜無算。敵板垣及磯谷兩師團主力業已被我殲滅，……殘敵正在我包圍掃蕩中。」

這個消息在目前大約是已經傳遍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武漢各界得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真真是歡欣鼓舞，人人都在道賀，家家都在慶祝，尤其到了晚上，由黨政機關及民衆團體主持，舉行大規模的祝捷大會，參加火炬遊行的通

合武陽漢三鎮無慮有五十萬人，真是呈出了空城空巷的壯觀。就是這個祝捷大會的消息，我也相信，大約已由各通信社傳遍了全國，甚至由各外國記者傳遍了全世界了。

抗戰以來已經八閱月，中間雖屢有勝利，但以這次的規模為最大，是毫無可疑的。而且自從南京失陷以來，一般的民氣總不免有幾分衰竭的氣象，由這一次大規模的，利立即振奮了起來，這愈見增加了這次勝利的意義。這次勝利，在整個的抗戰上可以說是一個劃時間的轉機。它告訴了我們已由被勸轉而為主動，它告訴了我們已由被擊轉而為進攻，它告訴了我們只要有艱苦抗戰的決心，只要有忠勇聽命的熱誠，只要我們能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無論敵人以怎樣精銳的部隊來，我們是可以摧毀它的。

敵人此次在魯南作戰的部隊，即所謂板垣師團和磯谷師團，在敵兵中要算

是最精銳的部隊。尤其板垣，他是侵略中國的急先鋒，是日本少壯軍人派的領袖。日本在「二二六」事變的時候，少壯軍人們是想擁戴他來做首相的，這次竟由我們把他挫毀了，這一方面固可以壯我們的士氣，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挫折了敵人的威風。在這幾個月的抗戰期中，敵人本已經是受了不少的教訓的。經過了這一次的最嚴厲的教訓之後，我想敵人總不會再輕視我們的武力了吧。

日本人的教育，尤其是軍事教育，是以輕侮中國爲它的大原則的。他們平時是不屑於稱我們爲中華民國或中國，一定要稱爲「支那」的。從日本人口中說出的「支那人」還直可以說不是人。因爲它而意要亡我們的國家，滅我們的種族，故爾總要把我們說得來非常「劣等」。然而輕敵者必敗，日本的狂暴軍部在這一次的抗戰中總算是受了充分的教訓了。

然而日寇的力量我們現在也還不好輕視，抗戰以來僅僅八個月，日寇雖然已經死傷了三十萬人，但我們還不會把它的全部的主力消滅。日寇大舉圍華，所開到中國來的軍隊，確實的數目雖無從得知，但至少總已在百萬以上吧。僅僅死傷它三十萬，還不到它的出征兵力三分之一。加以它得到了教訓之後，必然要比以前更沉着，更周詳地來對付我們。而且日本人的習性是不肯服輸的，吃了一次大敗仗，它必然要大舉報復，企圖恢復它的名譽。還有，日本軍部是殘酷成性的，被逼到水盡山窮的時候，它便要不擇手段地，濫施毒計。就在這次台兒莊之役，它也是使用過催淚彈和毒氣彈的。這種毒辣的慘無人道的手段，將來也恐怕有大規模地施行的可能。

因此，我們在得到中途的勝利的時候，我們固然應該表現我們的慶祝的熱鬧，然而我們的慶祝的表現，僅僅是歡呼忭舞熱鬧了一陣是還不夠的。我們慶

觀一項勝利應該要保證這項勝利，要使這項勝利成爲步步昇高的達到最後勝利的一步階梯。要想保障勝利，唯一的方法是加強自己的力量。怎樣才能加強自己的力量呢？話很簡單，便是「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號召如能切實地做到，那就是慶祝勝利的最好的方法了。

譬如我們要提防敵人的反攻吧，我們總得要增加前綫的兵力。我們要預防敵人的施毒氣，我們總得要增加全國的軍備。要想增加兵力便須得全國的壯丁都有踴躍從軍的決心。要想增加軍備，便就須得有錢的人多多爲國輸將，把金錢來報效民族。國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一個人的力爲國家用了，那力的效用是增加了四萬萬五千萬倍。一個人的錢爲國家用了，那錢的效用也是加了四萬萬五千萬倍。還不備這一點，這力這錢的效用還留存到了後代子孫，那效用的增大是更加不計其數的。

台兒莊這次的勝利的確是可以稱為空前的大勝利，我們如要切實地紀念它，因此便應該來一個空前的出銜出力的大運動。「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呼聲，已經號召了很久了，但坦白地說，全國的同胞實在是並不會切實地做到。不僅沒有切實地做到，而且還鬧到了無錢者出錢無力者出力的一種反語來。這，我們是應該警惕的。我們獲得了這次的勝利，我們應該自己反省。有錢的究竟拿出了好多錢來報國，有力的究竟拿出了幾分力來報國。我們要切實地反省，自己究竟有沒有私心？假如是有，那我們便應該消滅自己的私心，把自己所有的，不要說是全部，至少是應該拿出大部分來報國家的。

台兒莊的勝利的確是空前，但我們決不要使它絕後。我們決不要存絲毫的怠心，我們決不要存絲毫的驕意。這一次的勝利是犧牲了莫大的代價而得來的。八個月間在前線上傷亡了幾十萬的士兵，遭了毀壞的無數產業和建設，陷在

敵人蹂躪下的幾省的失地，流離失所的無數同胞，這些是我們所犧牲了的傷心的代價。這些犧牲我們是應該時時刻刻掛記在心上的。

還有，我們要知道這一次的戰爭是長期的全面的戰爭。從時間上說來，從抗戰之日起，在抗戰期中的無論那一個時點，都是與整個不可分的。一次的勝利並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爾的際遇而是每時每刻的抗戰的結果。所以我們要紀念台兒莊的勝利應該同時紀念八閩月間犧牲了的一切死難的同志和同胞。

再從地域上說來，無論在那一個戰區中的地點，也與整個是不可分的。一個據點的勝利固然應該歸功於擔當該一地點的抗戰任務的將士，然而整個前線的戰士是有同樣的功勞的，因為如無全體的牽制，敵便得以集中力量來增援，實行各個擊破的策路，一個單獨的據點的勝利是難以確保的。故爾我們要紀念台兒莊的勝利，同時應該紀念在整個前線上堅苦作戰的整個的武裝同志。

能夠明白這戰局的不可分性，能夠消滅掉自己的私心，切實地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不驕不怠，不屈不撓，一心一德，再接再厲，那最後的勝利便可以確保，而古兒莊的勝利也就能夠在歷史上永遠煥發着它的光輝了。

把精神武裝起來

今年的「五三」至「五九」被規定爲了「雪恥與兵役擴大宣傳週」，已經擴展爲了全國的運動。有些朋友們還有更進一步的主張，以爲不如索性把整個五月規定爲「宣傳月」。這意思是值得酌取的。便是說，我們的擴大宣傳不應該以「五九」爲限而告終結，即使「五九」過了，也還繼續宣傳。再擴充之，即使五月過了，也還是要繼續宣傳的。宣傳工作應該不間斷，不限制，一步一步地擴大開去。

事情委實也太湊巧，僅僅七天之中，紀念日便佔有五個。而五個紀念日中，除「五五」而外，都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密切的關係着的。「五九」、「五七」，是難忘的國恥。「五四」、「五三」，都是這國恥所派生出來的結果。我誠懇地

希望着，像五九、五七、乃至五三，這樣的紀念日子，只以今年爲限，以後便永遠從民族史中消滅下去。

日本帝國主義想滅亡我們，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體，它是處心積慮地企圖了至少三四十年的。請計算一下吧，「五三」已經十週年了，「五四」十九週年了，「五七」、「五九」、更已二十三週年了。這數字所告訴我們的，不是日寇的露骨侵略之久遠和我們的雪恥運動之紆緩嗎？我們的雪恥運動一日未能成功，即應該日日都在國恥紀念裏過活。天天都是五九、五七，日日都是五三，要有這樣的精神，國恥的消雪或者是比較容易達到的。

十年的忍辱含垢，十年的臥薪嘗胆，算結晶成爲了自盧溝橋事變以來的神聖的雪恥戰爭。戰爭已經繼續了十個月，早已打破了敵人的「速戰速決」的幻夢。敵人的困難是只有隨着戰期的延長，戰區的加廣，而愈見增加的。敵軍中

的反戰行動日漸暴露，敵人的軍事公債無法推銷，不是明顯地犯敵人的運命告罄了我們嗎？然而敵人是頑強的狂寇，常常不擇手段，不顧人類正義而橫肆暴殘。我們要想得到最後的勝利，要想促進敵人的崩潰，非把我們的雪耻的決心加強，非把全中國的民衆在精神上武裝起來，我看，是不能有十分的保障。

我們中國人民的精神實在太萎靡了。爛熟的封建文明持續了過分長久的年代，沒有得到蛻變，更加以滿清三百年的無理的統制，養成了一種苟且因循的習慣，毫無積極進取的精神。我們要把民族精神振奮起來，目前正在絕好的時期。我們在希望全國的青年受軍訓，全國的壯丁服兵役，這於民族精神的改造上，必然有很好的效果。但我們使青年受軍訓，使壯丁服兵役，所當注意的，不僅是形式上的武裝化，而是要精神上的武裝化，而這精神的武裝化不僅是在受訓的期間，服兵役的期間當注意，而是應該推廣它成爲一般的國民生活的

。要使一般的國民有團結的精神，有強健的體魄，有堅實的生活，有敏捷的行動，道之以學理，輔之以技能，使之徹內徹外成爲一個近代的鬥士。中國人能夠養成到這種的程度，我相信，日本的法西斯軍閥一定不夠我們消滅，而全世界的文化，一定要受着我們的第二次的寄與的。

要怎樣才能使國民精神武裝化，我看也費不了什麼大了不起的驚天動地的舉動，首先只要在日常生活上加以消極的調整，便可以得到初步的效果。古人說：「居移氣，養移體」，這在衣食住中只說到兩項，但舉一可以反三，衣之足以移氣移體，實在並不亞於居與養。中國的服裝是應該加以改良的時候了。男子的長衫，女子的旗袍，實在是無用的長物。不僅糜費材料，而且一穿起長衫和旗袍的時候，精神便立地萎靡了下來，行動便自然紆緩，生活體魄便因而大受影響，學術技能的長進更因此而受着束縛。中國的長衫旗袍，要說一句類似

誇張的話，實在是亡國滅種的服裝。而這種服裝的改革，我看是並不費事的，只要政府下一道通令，禁止衣長過膝，袖長過腕，除中山裝而外，並認定普通中國工農所着用的「短打」爲禮服，全中國的人一定會聞風而響應的。

中國的茶樓酒館也是應該加以取締的對象，中國人的光陰和精神，一多半是消費在這茶樓酒館裏面去了。茶樓酒館之爲害，其實並不亞於煙館，尤其是在最近，宴會之多而且破費實在是足以驚人，普通的一桌席起碼要上三十元才可以見客，古人所謂「一食破中人之產」者，現在大家都見慣不驚，而且競相比賽。這樣下去，中國實在是很危險的。國民的食糧政策，政府應該有通盤的計劃，姑且不論，像目前的飽食浪費的惡習，是應該首先加以革除的。據我的想法，茶館的營業可以全廢，而宴會的席面也可以定出一種常規，例如筵數的限制，菜價的限制，似乎都是輕而易舉的事體，假如嫌茶館廢止了，聞人沒

有消閑的地方，那些閑人正好教他去服兵役，服工役。假如嫌菜少了，錢多無費處浪，那些浪費的錢正好拿來買國防公債，買救國公債。

日常生活的消極的調整，如切實地執行起來，起初雖會有一部分人感覺不便，然而這不便也並不是有害而長久的事體，念到是在改良國民生活，大家是應該忍耐一下的，消極的調整而外自應該有積極的設施，例如提倡集體運動，集體旅行，便可以代替茶館中的參禪，提倡高級娛樂如音樂演奏，文藝朗誦等，便可以代替徒滿口腹之慾的宴會。這樣，我相信於國民生活的改進上，一定有良好的效果的。

在目前的中國還有一個最不合理的現象，便是文職與武職的待遇之不均衡，武職俸廉而文職俸優。這層，我看也是應該加以改革的對象。假使是可能，一切的文職應該受與武職同樣的待遇，這樣做去，一面可以使國家節省費用，

一面也可以使服務文者，因物質的限制，而使自己的精神和生活受着變革。服務文職者，至少要在精神上穿上武裝。但服務武職者尤須把自己的精神武裝起來，那是更不用說。假使虛有其表，而陷溺於因循苟且之舊習，目前的救亡建國的大任是斷難擔負的。

五月三日

把有限的個體生命融化進無限的民族生命裏去

今天是武漢各界雪恥與兵役擴大宣傳週的第六天，恰好在滕縣陣亡了的師長王銘章同志的靈柩，在午前十時運到了漢口。武漢黨政軍各機關、各學校、各民衆團體、都非常踴躍地，到大智門車站去迎接他的靈柩。王師長安睡在靈柩裏面，假如是有知覺的話，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謙沖，而且很放心的。他假如能夠再向我們表達他的意思的話，他一定要說：「武漢的同胞們，全國的同胞們，你們這樣的優待我，我實在是不敢當。我們做軍人的人，殺敵致果，爲國捐軀，原是本分的事，當不起同胞們這樣的厚待。自己實在是慚愧。」我相信王師長一定會說這樣的話。因爲凡是忠於職守能夠以身殉職，爲國捐軀的人，雖然殉職原是本分，那種人一定是謙和的人。因爲他明白大義，辨別義理，能

他在生死關頭保持着他自己的節概，這種人是決不會虛驕浮燥的。凡是虛驕浮燥的人，臨到大節大義的關頭處，他一定是糊塗的傢伙。但我說，王師長他一定也很放心。爲什麼呢？因爲他可以見到武漢的民衆，乃至全國的民衆，都能辨別節義的精神，對於忠於職守，爲國捐軀的人，特別表示崇敬。這是對於軍事勝利的絕好的保障。大家能夠尊敬爲國捐軀的人，有職守者有所觀感，一定要見賢思齊，也忠於職守而爲國捐軀。一般的民衆，在救亡建國上，都是有責任的，遇到自己的責任關頭，也決不會躲閃，而貽羞於國家民族。全國民衆都能有這樣的存心，那我們要驅逐寇，要復興民衆，要建設自由幸福的新的中國，那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因此我也就敢於相信，我們陣亡的王師長，他安睡在靈柩裏面，一定是很放心的。

抗戰以來已經十個月，我們雖然淪陷了幾省的土地，損失了無數的財產，

犧牲了幾十萬的士兵，更有無數的同胞，陷入於流離顛沛的苦境，然而我們是有很宏大很光榮的收穫的。這收穫是什麼？第一便是我們有堅決的意志能和敵人抗戰。其次是不僅能夠抗戰，而且還能持久，愈戰愈烈。敵人素來是藐視我們的，以爲我們是絕對不會抗戰。「五七」和「五九」的國恥，便是招致敵人藐視的最明顯的事實。以前的北洋軍閥，只知道勇於私鬥，所以日本人在二十三年前，竟向我提出了亡國的二十一條，并敢於下出最後通牒，以武力威脅我承認。而袁世凱竟公然向他屈膝，把二十一條承認了，構成了我們整個民族的奇恥大辱。日本人就因爲得到了這些甜頭，他常常得寸進尺，一步一步地來壓迫我們，恫脅我們。恫脅原是他所慣用的手段，他始終相信着，我們是絕對不會抵抗的。然而自蘆溝橋事變以來，我全國上下一心一德地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毅然開始了我們的神聖的抗戰。這在敵人是出其不意，而在我們便是一個偉大

的成功。

敵人遭受了我們的抵抗，起初它仍然堅持他的藐視我們的初心，以爲我們是經不得一打，戰事也可以「速戰速決」的。然而戰爭一發動了起來，我軍英勇無比，戰事愈接愈厲，到現在已經打了足足十個月了，日本人依然不能把戰事解決。不僅不能解決，而且愈見增加了他的困難。他軍隊內反戰厭戰的空氣非常濃厚，國內百物昂貴，公債無法推銷。就拿這發行公債一項來說吧，去年他本打算發行三十三億九千四百萬元的，但只發行了十五億元。而這十五億元裏面，實際消出了的不過四億五千五百萬元，其餘都是放在日本銀行倉庫的裏面的。所以日本人委實是鬧到了有點腳忙手亂的地步，這是它所沒有預料到的，這無論怎樣，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收穫。

敵人所最藐視我們的，是以爲我們中國人怕死，而它所最自負的是以爲他

們日本人不怕死。但由這一次的抗戰所得到的結果，情形是完全相反了。抗戰以來，我國的可歌可泣的壯烈的事蹟，真是不計其數。南苑的佟麟閣趙登禹兩師長，南口的楊方珪團長，寶山的姚子青營長，忻口的郝夢麟軍長與劉鎮福師長，廣德的饒國華師長，連此次滕縣的王銘章師長，他們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增加不少的光輝燦爛的篇頁。但是在日本方面是怎樣呢？上而將校，下而士兵，都成爲強盜軍隊；姦淫虜掠，無所不爲，鬧得來連他們自己都看不慣，都引以爲恥辱，往往自行縊死。在縊死者的衣包中，往往有紙條寫着「死諫」等字樣，被我們搜出。這種精神上的損失，日本人是無法去挽回的。

這兒在我們的面前呈了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便是我們做人的應得如何去死。像王銘章師長的死守滕縣，這是一種死法。王師長的死守，使我們軍事部署得以完密，使徐州一帶轉危爲安。這種死法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民族的。

死了也膺受着無上的光榮。像日本兵士因為厭戰而自尋短路的，也是一種死法。死了固然可以免除他自己的痛苦，免除他自己良心上的苛責，然而於大局是無補的。死了等於與草木同腐。古代的人告訴過我們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是一點也不錯的箴言。我們每一個人的殯是應該加以致慮的，便是我們每一個人究竟死一個怎樣的死。死這個生理現象，一般的人，委實說，似乎都有點怕。但不分質的怕，我若是錯誤了的。任何人都免不了有一個死，你就怕也是無益，早遲會有你生命的結束期到來。死是人人所必有的東西，切實的說，死倒應該是人人所有的財產。我們所當致慮的是這個通有的財產，我們應該如何用法。例如同是一個錢，用到好處，便獲得一個錢乃至一個錢以上的用處，用到壞處，不僅是浪費了，而且還要惹出大禍。同是一個死，也要辨他的用法如何，是要用得重如泰山，或者用得輕如鴻毛。這是要全靠你自己

的態度。我們不應該怕死，應該怕我們自己死得不得法。輕如鴻毛的死法，才是可怕的。我們應該要寶貴自己的這項財產，並且要時時刻刻準備着在適當的地方使用。假如我們人人都死得來像王銘章師長這樣的死，那不是人人都永生了嗎？古人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只要死得其所，的確，人是隨時隨地都應該死的。這樣被善用了的死，是把死復活了，也就如被善用了的錢一樣，一個錢被善用去了，却有無數的錢生產出來。這樣的錢，難道我們還怕用？這樣的死，難道我們還怕死嗎？我看做人的祕訣，就是要知道死法，要把至善的努力用到自己的事業上，時時刻刻都可以和死見面，要時時刻刻都懷着必死的決心。一個人能夠這樣，我看是一定可以成爲人生的成功者的。貪財的死，或做壞人，做漢奸而死的死，那才真正是可怕的死。

王銘章師長，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生的成功者了。他是死了一

個很光榮的死。但他果真是死了嗎？不，他並沒有死。他是把他的生命切實地融化進了我們的民族的生命裏面。在我們的民族存續的一天，王銘章師長是永遠生存著的。我們現在追悼他，當應該是慶賀他，慶賀他的成功，慶賀他的不朽。

最後，因為王師長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想借這個機會來向四川的同胞們再說幾句話。

我們四川省號稱有七千萬人口，這七千萬的數目和日本的人口數目是恰恰相等。論理僅拿我們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對敵的。我們平均作爲一家七口計，七口之家每家抽一名壯丁出來當兵，單只四川一省、便可以出一千萬的兵。這數目是很足以使我們樂觀的。因此、有的朋友說：「四川是復興民族的根據地」，這話在生在四川的人聽來，應該感受着光榮，但同時也應該感覺着自己

的責任的重大。我們要想復興民族，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決心，至少是可以抽出一千萬的壯丁要有必死的決心。我們要踴躍地應徵兵役，并且踴躍地開到前線，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王銘章師長和他的部下，還有在廣德陣亡了的饒國華師長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線上陣亡了的或正在作戰的其它的四川同胞，他們已經爲我們呈出了很好的模範。我們應該以前仆後繼的精神，跟蹤着前進。要這樣、我們才能夠真切地担負起復興民族的使命。

四川的同胞們，我們效法王師長，死一個頂有價值的死吧。全國的同胞們，我們效法王師長，死一個頂有價值的死吧。讓我們大家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融化進民族的無限的生命裏去。

五月八日

來他個「四面倭歌」

——擴大宣傳運動場歌詠會上致辭——

歌詠是最感動人的。

歌詠的聲音能把人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並且可以立即化為行動。

從積極方面來說，歌詠可以團結自己的力量。

從消極方面來說，歌詠可以渙散敵人的軍心。

漢高祖的謀臣張良便曾經利用過歌詠的力量來渙散了楚霸王軍士。

楚霸王儘管有披山蓋世之勇，然而敵不過歌詠的聲音。

目前我們的敵人儘管是怎樣橫暴，儘管有多量的大砲飛機，我們要準備着

用歌詠的力量來把它摧毀。

張良給了楚霸王一個「四面楚歌」。

我們現在要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個「四面倭歌」。

我們要用歌詠的力量來擴大我們的宣傳，

我們要用歌詠的力量來慶祝我們的勝利。

最近魯南方面的連戰連捷，尤其台兒莊空前的勝利，是值得我們歌詠的。

我們在台兒莊殲滅了敵人兩個師團，殲滅了敵軍兩萬。

我們要用我們的歌詠來慶祝。

我們要歌出我們前敵將士的英勇。

我們要歌出我們全中華民族的潛力。

我們要歌出敵寇的慘無人道，寡廉鮮耻，自掘坟墓。

我們要歌出我們從千辛萬苦之中創造出新的生命。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我們應該克服的還有幾省的失地。

我們應該殲滅的還有很多的敵人。

我們要用我們的歌聲來更加團結我們自己的力量，把一切的失地收復，把全部的倭寇驅除。

我們要把我們的歌聲擴展到全武漢，擴展到全中國，擴展到全世界。

我們要把全世界的友人鼓舞起來，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四月九日

抗戰來日寇的損失

歐洲大戰當時的英國的一位名將，吉清納元帥曾經說過：「現代戰爭要素有三M，便是Man（人力），Money（財力），Munitions（火力）」。這三個M優勢的便會得到勝利，這三個M劣勢的，便會遭遇失敗。我們中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狂暴的侵略，發動了神聖的抗戰，我們在這三個M上和它的優劣的比較，是怎麼樣呢？在人力上，我們超過它，這是很明顯的，近來日本軍部的發言人，也公開地承認着說：「中國的軍隊是打不完的」。財力呢，我們在可動的貨財或近代工業的成品上，敵不過它，然而我們的天然的物產，我們的農產品，是超過它無數倍，並且我們的消耗小，敵人的消耗大，據負責任的軍事專家的估計：動員以後的日本兵，每人每日的消耗（連同前方的火力與後方的防務在

內)，平均是十五元至二十元，我們中國的士兵呢，動員前與動員後，是沒有什麼大的差異的，每人每月的消耗，平均還不上十元，這在財力的節省上，我們又勝過敵人無數倍。第三個M的火力呢，在自己製造的軍用品上，我們是敵不過敵人，然而我們可以用我們節省下來的財力，來向外國購買，事實上，日本人所用的高級軍用品，大部份也還是從外國買去的，而我們所購買的器械，有很多比他所購買的還要精良，據這樣的分析看來，我們可以堅決的判定，無論怎樣，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對於敵人所抱的戰畧，是持久戰，消耗戰，所要消耗的，就是敵人的三個M，要消耗敵人的人力、火力、財力。抗戰快要滿一週年了，我們的消耗戰的成績，是怎樣呢？明顯地是在收到了預期以上的成功。

我們從消耗敵人的人力上講吧，敵人的陸軍的常備兵最多是二百萬，它平

常的預計，是打算只以百分之三十的力量來侵畧中國。在它的估計，以為只消
用這點力量便可以把中國滅亡，或者還用不到這點力量，然而抗戰以來，我們
在前線上所獲得的敵人師團番號，已經有三十一個之多，一個師團的戰時編成
，是三萬五千，敵人所用來侵畧我們的兵力，已經在一百萬人以上了，這根本
是把它預計打破了的。而且抗戰以來，我們在各個戰線，已經消耗了它四十
萬人以上，這數目和歐洲大戰的傷亡數目比較起來，雖然還比不上，但和日俄
戰爭時的日本的傷亡人數，比較起來，是已經超過。日俄戰爭，打了兩年，日
本的死傷僅僅十萬餘人，現在抗戰僅僅十一個月，所消耗敵人的兵力，已經四
倍以上。

其次，說到敵人的火力的消耗吧，敵人的飛機，被我們打下了的已經在六
百架以上，敵人的軍艦，被我們炸沉或炸傷了的，已經在三十艘以上，敵人的

砲彈、槍械、馬匹、輜重、所損失了的，更是不計其數。我們在前線上收到敵方牟田作聯命令第四十一號，其中有一條是「彈藥糶秣，應格外節用……，今戰事方歷半載，各物但感接濟不上，砲彈手榴彈，因作業能力之關係，尤感缺乏，各部隊依現下情勢，應格外節用」。這是敵人軍火消耗的一個明白供狀。敵人自日俄戰爭以來，時時都在整軍經武，而它幾十年來所儲蓄的彈藥，在幾個月的抗戰中，便已經用到這樣程度，實在是足以驚人的。在東戰場作戰猛烈的當時，敵人所用的大砲彈，十個有七個不爆發，便是從飛機上投下的炸彈，也有好些不爆發的，大概是年辰過久，失掉了效用，或者是技術不高明的原故吧，因此敵人的軍火，是用到今年四五月間所製造的成品了。舊的東西，不是已經用完，便是廢而不用，是很明白的。

再其次說到敵人的財力消耗吧，這消耗的數目，是尤其驚人，日本去年的

經常預算案，是二十八萬萬元，其中有十四萬萬是經常的軍費，兩次增加預算的結果，軍費又增加了二十五萬萬五千萬，合計是三十九萬萬五千萬元，這數目不用說是早已用光的了。今年的預算案又是二十八萬萬，就中經常的軍費是十二萬萬，然而軍費的特別支出是五十八萬萬，合計是六十萬萬元，這數目是要用到明年三月的，現在已經用去了三分之二。抗戰以來，敵人的財力的消耗已經在五十萬萬元左右，而且這些軍費的調遣，還是敵人的一個致命傷。敵人本想用發行公債的方法來調度的，去年下半年，本已打算發行三十三萬萬元的公債的，考慮的結果，只發行了十五萬萬元，而到去年底為止，只推銷了四萬萬五千五百萬元，還不及全額三分之一，今年又要準備發行六十五萬萬元的公債，但從去年的成績看來，不用說，依然是沒有把握的。因此，敵人便只好用惡性通貨膨脹和增加租稅的方法來彌縫，結果是使百物昂貴，人民生活受着

不斷的威脅，敵人快要鬧到民不聊生的地步了。

這些還只是流動的貨財上的損失，還有它的產業上的損失，是尤其嚴重。因爲軍需工業的畸形的發展，因爲海外市場尤其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的喪失，因爲運輸工具的受徵發，因爲國際間排斥日貨運動之加速度的進展，日本的工商業受着了致命的打擊，輸入超過輸出，而輸入品大多是軍需品及其資料，只是消耗國家財力的非生產的東西，因此敵人的人造絲的工場，幾乎全部倒閉了，紡織工廠有半數倒閉，其設置在我國青島上海兩地的有一百萬錠以上，已經遭了毀滅。總合這些產業上的損失，無疑地是已經在一百萬萬元以上的。

據這些統計數目看來，我們在消耗敵人的三個M——人力、火力、財力上，不可以說不是達到了預期以上的成功！然而我們的成功，還不僅這一點。在現代的戰爭，乃至一切時代的戰爭上，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第四個M，爲

吉青納元帥所疏忽了，這第四個M，是什麼？便是 *Mind*（精神）。這是真真正正的決定最後勝負的要素。日本軍部本着人性中所潛伏着的獸性，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在精神上他們已經根本是缺乏着的，所以他們一般的人民，一般的士兵，都不知道戰爭的目的是什麼，出馬便已有厭戰氣餒的表現。日本士兵要帶千人針，要帶神符神咒，要帶觀世音像，這固然表示着日本民族的迷信，然而也正表現着日本士兵之缺乏精神。抗戰了十一個月，消耗了敵人無數的人力、火力、財力的結果，使日本人的精神愈加喪失了，出發的將士，真正發了狂，喪失了所有的人性。無論在上海，在南京，在山西，在山東，在杭州，在蘇州，在一切的淪陷區域，放火，擄掠，誘殺俘虜，奸淫幼女，無所不至，其極。連敵人士兵中稍有良心的人，都君不憤，都以爲無上的恥辱，自行縊死，而在衣包中藏着「死諫」兩個字。日本人是自詡爲文明國家，自詡爲有「武

士道」精神，然而抗戰以來，日本人所表現的行動，是整個的破產。孟却斯德導報的駐華記者田伯烈氏，他做了一部「外人所見的日寇暴行錄」，把各地的國際友人所目覩的暴狀，公平地客觀地編輯了出來，那要使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失掉了紀錄的資格。田伯烈氏在書裏面慨嘆着說：「缺乏基督教精神的日本軍隊，如今已成爲一種野蠻的破壞的力量，目前不僅威脅着東方，將來也許會威脅到西方」。這可算是令人徹悟的公平的判斷。日本軍隊缺乏基督教精神，固是事實，但日本人是受過儒教佛教的影響的，他們現在的行爲，也明白的和儒家的恕道，釋氏的慈悲相違背，整個的說來，日本的軍人，是把人的精神喪失了。

抗戰的結果，日本人喪失了無數物質的力量，更喪失了無數精神上的品德，因此暴露了它自己的國力，使國際間的形勢，逐漸失掉，使它自己逐漸瀕到

了毀滅的危機，這使它意見發了狂，現在更索性走到了最後的一步了。它最近的內閣的改組，便是敵人已經弄得走頭無路，孤注一擲地作最後掙扎的表現。日本的稍微有些理智的人，本來早就知道少壯軍部的狂暴，是要危害他們自己本國的。滿洲事變以來，他們用盡苦心地在想方法來約束少壯軍部，使他們能夠適可而止；但是，這苦心是失敗了，經過了「五一五」和「二二六」的內亂，一直達到了目前，日本的老成派，明白地是已經失掉了他們的掌舵的力量，而只好一任少壯軍部去橫衝直撞，把國家的存亡來做賭博了。那些老成派覺悟了國家已經沒有出路，只可斷念下去，讓少壯軍部去拚個死活，拚得好，是僥倖，拚得不好是活該，這便是日本的老成派的心理，也就是精神喪失的另一種方式的表現，是精神虛脫症。

果然少壯軍部在內閣中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勢力之後，他們的海軍的飛機，

連日轟炸我們的廣州，毀滅了無數的生命財產，瘋狂的程度，真真是人類有史以來所未有。也們四處散發虛偽的傳單，四處頒布荒謬的課本，四處公開的販賣鴉片和毒品，四處污辱幼女和老婦，四處誘殺壯丁和青年，他們以爲這樣便可以使我們「屈膝」，他們精神喪失的程度，實在是令人驚人的。現在他們更想傾他們的全力來進犯武漢，他們真是自己在掘自己的墳墓。

鐵是愈打愈堅硬的，我們受着敵人的猛打，狂打，毒打，已經快滿一年，但我們的精神是愈見團結，我們整個國民的意志，和鋼鐵一樣的堅固了；我們的軍隊，敵人已經承認了是打不完的，而且愈打愈多，愈打愈精，愈打愈能打；我們的軍火，已經有很豐富的儲蓄。今年年辰好，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這可以說是老天爺在幫助我們。我們國際上的朋友，也風起雲湧地用實際的力量，來幫助我們了。例如美國便有二千二百個城市，在爲我們募捐，僅僅幾天

工夫，便募得了五十萬至一百萬美金的捐款。其他各國，也都有同樣的舉動，日本是成爲了世界的公敵，而我們是最初和這公敵決鬥的選手，這任務，在我們是很光榮的。目前我們的大武漢，已經有很周密的保衛計劃，在按部就班地實行，敵人的虛聲恫嚇和實力的威脅，我們是已經領教了將近一年的，它並不足以動搖我們，反是愈見堅定了我們的信念，敵人是快要走到末路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決心，聞勝不驕，聞敗不餒的精神，已經保證了我們已經的勝利，更將保證我們今後的勝利。

抗戰與文化問題

「抗戰與文化問題」——當我接受到這個命題的時候，首先在我腦子裏所浮現出的，便是醫學上的一片理論。

我們人體是有自然療養力的；凡是外來的細菌或他種物汁侵入了體內時，體內的自然療養力便發動了起來向異物抗戰。這抗戰如是局部的便呈出局部症候，如是全面的便呈出全身症候。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疾病的原理。所謂疾病就是異物的侵入和對於這侵畧者的體力的抗戰。這侵入和抗戰如是局部的，倒無關大局，如是全面的，那情形便很嚴重。在這嚴重的全面抗戰的時候，所有的體力幾乎都集中於抗戰的一點，凡是過高的精神活動和體魄勞動都是停止了。最活躍的要算是循環系統和呼吸系統，其它各系統的活動多多少少是

顯示着靜止的狀態，而且是必須要顯示着靜止的狀態；要這樣，一切的力量終能集中於抗戰的這唯一的目的。

所謂醫學也就是在於幫助人體的自然療養力，除掉對於某種病症有特效藥，能施對本的治療之外，所有一切的醫術可以說都是對標的治療。這對標治療的根本原則，是要促進對於抗病必需的體力之集中，而馴致不必要的活動之靜止。如打強心針，如養氣吸入，這便是幫助循環系統和呼吸系統的活躍。如禁止作過度的思考，禁止感情的激動，禁止用硬性或有刺激性的食物等等，便是馴致靜止狀態的必需的法門。故爾平時的營養和病時的營養，情形須得有點不同，甚且有時相反。如平時而打強心針，那時於身體不唯無益，反而有害；病時而作過度的思考等等，結果是促進病勢而至於死亡。

我想，當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遇着外敵的侵入而起來抗戰的時候，那抗

戰過程和對於在抗戰過程中的國家或社會的處理，應該和人體的抗病過程與醫療方術，在原則上不會有多麼大的差異。尤其是在外寇作大規模的侵襲，引起了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全面抗戰，使它達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的時候，那情形和人體的得到重症，是相差不遠的。在這時，整個國家或社會的力量便集中起來，在抗戰上形成一個焦點。凡於抗戰有益的活動便受着鼓舞，而於抗戰無多大直接關係或甚至有有害的活動便受着抑止。這種情形的出現，有時是超出意識以外，大約也可說，一個國家或社會是同樣地具備有自然療養力的。

事實勝於雄辯，我們中國的目前便是最好的一個例證。自從「八·一三」以來，所有國內的種種頑頭狀態幾乎完全停止了，所有一切有利於抗戰的力量也漸漸地集中了起來，或已成幾着有集中的必要。就單拿文化問題來說吧。所有以前的本位文化或全盤歐化的那些空洞的論爭，似乎早已是完全停止了。而在

文化的分野裏面受着鼓舞的，是抗敵言論，抗敵詞歌，抗敵音樂，抗敵戲劇，抗敵漫畫，抗敵電影，抗敵木刻等，舉凡於抗戰過程有益的精神活動。而最顯明地受着了抑止的却是一兩年前風靡一世的幽默情趣和所謂渡越流俗的「反差不多」運動的那種潮流，這是當然的，在目前須要打強心劑，須要養氣吸入的中國，在抗戰已或爲了流俗的中國，而要繼續幽默下去，過着清高的渡越生活，那是未免有點非國民的態度。

抗敵所必需的是大衆的動員，在動員大衆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論，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藝術——否，理論愈高深，藝術愈卓越，反而愈和大衆絕緣，而滅殺抗敵的動力。對於在全面抗戰期中的社會而要求它作高深的理論的了解，卓越的藝術的欣賞，那等於是對於重症患者要求他作過度的思索並攝取甘美的飲食，那並不是在愛他，其實是在害他。社會的「自然療養力」便是對於在抗戰

期中的一般處理的絕好的指標。一切文化活動都集中在抗戰這一點，集中在於抗戰有益的這一點，集中在能夠迅速地並普遍地動員大眾的這一點。這對於文化活動的要求，便是需要它充分的大眾化，充分的通俗化，充分地產出多量的成果。但要使大眾化和文化能夠迅速而普遍地接近，在文化問題的本身之外，必須預先解決的政治問題，便是除掉漢奸及漢奸理論的活動當制止之外，所有一切於抗戰有益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應該許以徹底的自由，要有這種自由，然後大眾才有接近文化活動的機會，而文化活動也才能普及於大眾，並深入於大眾的可能。而從事於這種文化活動的人員之多量的養成，即是戰時教育的實施，不用說也是先決條件之一。

真確的，所謂抗敵理論並不怎麼高深，否，實在是極端的單純。敵人的大規模的侵犯是企圖滅亡我，我如不起來抵抗，便是坐而待亡。但敵人是外強中

乾的，因為它缺乏種種的資源，所以才來孤注一擲地對我作大規模的侵犯，我如徹底的加以抵抗，便是斷絕敵人的資源而促進敵人的滅亡。所謂「抗戰到底」，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的理論，的確是很簡單的。但我們須要有多量的方法來表現這種理論，並須要有多量的機會來發揮這種理論，務使理論化而為行動。對於這種理論的表現和發揮是應該不厭其繁複的。因為理論雖簡單，而對於大眾並未做到深入而普及的地步。大眾既需要簡單的理論，而尤需要這種理論的翻來覆去的重述。普及並深入於民間的民話和箴言，所含的理論並不怎樣高深，有的重述了幾千百年，而大眾並不加以厭棄，否，反而愈感覺親切。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就是條件反射積久而成爲無條件反射。故爾我們總要把抗敵理論這個簡單的條件，刻刻在大眾中生出生反射，處處在大眾中生出生反射，使他習慣了便自然地羣趨於抗敵的一途，而毫不躊躇，毫無顧慮。近來聽說又

有人在鼓動着「反差不多」的論調了，主旨是嫌抗敵理論過於單純，而大家說來說去，說了半年，反正都「差不多」，因而便激起了一些「反」感。抱着這種「反」感的君子，朝好處說，自然是過於高尚了一點，朝壞處說，害在是於不知不覺之間犯着了爲虎作倀的嫌疑。這種想念，在我們文化人自身是應當澈底克服的。

要之，（一）在抗戰期中，一切文化活動都應該集中於抗戰有益的這一個焦點。（二）抗戰必需大衆動員，因而一切文化活動必需充分地大衆化。（三）在使大衆與文化活動迅速並普遍的接近上，當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徹底的自由，並要求戰時教育的實施。（四）抗敵理論不厭其單純，並不嫌其重述，應該要多樣地表現它，並多量地發揮它。（五）對於抗敵理論嫌其單純，嫌其重複的那種「反差不多」的論調，或故作高深或高尚的理論以渡越流俗的那些文化人

，事實上是犯着了竊賊的嫌疑。——這些是我在這篇小文中所拉離地敘述了的幾個要點。

廿七年一月十八日夜